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六

戶婚門

贖屋

已賣而不離業

吳恕齋

阿章紹定年內將住房兩間併地基作三契賣與徐麟計錢一百五貫當是時阿章寡婦也徐昂孫卑幼也律之條令阿章固不當賣徐麟亦不當買但阿章一貧徹骨他無產業夫男俱亡兩孫年幼有可驚以糊其口者急于求售要亦出于大不得已也越兩年徐十二援親鄰條法恠贖為業亦既九年阿章並無



一詞。今年正月忽同鼎孫陳詞當來只與徐麟不曾斷賣仍欲取贖本縣已令徐十二交錢還業今徐十二又有詞于府稱是徐麟見其修整圓備挾曩年悵贖之恨扶合阿章鼎孫妄以斷賣為與且繳到贖回徐麟原買赤契三道切詳此訟阿章既有賣與徐麟赤契分明該載出賣二字謂之不曾賣不可也經隔十有餘年若以寡婦早幼論之出違條限亦在不應受之域向使外姓展轉得之在阿章已斷無可贖之理但參酌人情阿章與徐十二為從嫂叔其可贖不可贖尚有二說據阿章供稱見與其孫居于此屋初不曾離業倘果如此則徐十二合念其

嫂當來不得已而出賣之意復幸其孫克自植立可復舊物以為蓋頭之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何忍迫之出外而使一老二孤無所歸乎此阿章所以為尚可贖也但又據徐十二供阿章離業已久只因徐麟挾讎教唆與詞若果如是則又難墮小人姦計以滋無根之訟大率官司予決只有一可一否不應兩開其說但本府未審阿章果曾離業與否難以遽為一定之論今兩詞並不到府暑天又不欲牽連追對宗族有爭所合審處欲牒昌化佐官更與從公契勘限五日結絕申

執同分贖屋地

吳恕齋

理訴交易自有條限毛汝良與賣屋宇田地與陳自牧陳潛皆
不止十年毛永成執衆存白約乃欲悞贖于十年之後本縣援
引條限坐永成以虛妄之罪在永成亦可以退聽今復經府理
贖不已若果生事健訟之徒所合科斷詳閱案卷考究其事則
于法意人情尚有當參酌者大率小人瞞昧同分私受自交易
多是歷年不使知之所以陳訴者或在條限之外此姑不論也
永成白約固不可憑使果是汝良分到自己之產則必自有官
印于照可憑今不賚出何以證永成白約之偽乎此又不論也
但據永成訴汝良所賣與陳自牧屋一間係與其所居一間連

桁共柱若被自牧毀拆則所居之屋不能自立無以庇風雨此
人情也又據永成訴汝良將大堰桑地一段黃土坑山一片又
童公溝水田一畝梅家園桑地一段典賣與陳潛內大堰桑地
有祖墳一所他地他田不許其贖可也有祖墳之地其不肖者
賣之稍有人心者贖而歸之此意亦美其可使之不贖乎此人
情也使汝良當來已曾儘問永成已曾批退則屋雖共柱地雖
有墳在永成今日亦難言矣今汝良供吐既稱當來交易永成
委不曾着押批退則共柱之屋與其使外人毀拆有墳之地與
其使他人作踐豈若仍歸之有分兄弟乎今官司從公區處欲

牒喚上毛汝良陳自牧陳潛將屋二間及大堰有祖墳桑地一畝照原價仍充還毛永成爲業其餘黃土坑山童公溝田梅家園桑地並聽陳潛等照契管業庶幾法意人情兩不相礙陳自牧陳潛既爲士人亦須諳曉道理若能捨此些小屋地非特義舉亦免爭訴追呼之擾所失少而所得多矣

抵當

抵當不交業

吳恕齋

在法諸典賣田宅並須離業又諸典賣田宅投印收稅者即當官推割開收稅租必依此法而後爲典賣之正徐子政嘉定八

年用會二百八十千典楊衍田七畝有奇契字雖已投印然自嘉定至淳祐二十有六年徐即不曾收稅供輸楊即不曾離業退佃自承典日爲始虛立租約但每年斷還會三十千以此觀之楊衍當來不過將此田抵當在子政處子政不過每歲利于增息而已楊衍死于寶慶元年寶慶以前楊衍歲以租錢還之徐未嘗有詞寶慶以後楊衍之子王廷亦歲以租錢還之間有少欠徐亦未嘗有詞至淳祐元年徐始有詞于縣理索王廷等每年租穀一千斤自寶慶以後總欠十八年計一萬八千斤除入錢二百一十貫外盡索未足穀數天子政理索未足租錢可

也。一旦變錢爲穀。近年存餼穀價騰踊。若以穀且計之。不知其幾錢矣。何其不仁之甚邪。使當來果是正典。果是取穀。則後來穀價百倍于前。王廷等亦當還穀。而不當還錢。今既不曾受稅。不曾管業。所以不曾收穀。其爲抵當而非正典。明矣。無二十六年內。楊銜既還錢于未死之日。王廷等亦還錢于其父既死之後。初未嘗一日還穀。何爲獨無一詞。切觀子政溪壑之欲。必以近年會價賤穀價貴。故欲捨賤取貴。又否則以王廷等嘗經官取贖。姑欲張大其欠數。以抑過之。殊不知有典必有贖。况初不曾過稅離業。所與非正典。始不過以二百八十貫抵當。積累二

十六年。取息亦不爲少。嗜利何時而已。本縣取後所斷。勒令王廷王烈除已還租錢外。再以新會六十千還之。仍照近元年除約束備三分新舊會二百八十貫贖回其父典契。已爲允當。但起初不合。以其抵當爲正典。前後累判。並不曾剖析。子政不過稅。不過業。其爲抵當。本非正條。無以杜絕其希覬之心。故子政尚敢固執已私。紊煩官府。欲帖縣照已斷。示徐子政知委。再敢妄狀從條施行。

以賣爲抵當而取贖

吳恕齋

鄉民以田地立契。權行典當于有力之家。約日尅期還錢取契。

所在間有之爲富不仁者固立契抵當徑作正行交易投稅便欲認爲已物者亦有之但果是抵當則得錢人必未肯當時離業用錢人亦未敢當時過稅其有錢業兩相交付而當時過稅離業者其爲正行交易明決非抵當也陳嗣祐于紹定二年八月繳連先置三紹羅家塢山地赤契作價錢七貫立契賣與何太應當時嗣祐既離業矣太應亦過稅矣越五年太應將契投稅爲業又十餘年矣淳祐二年嗣祐始有詞于縣謂當來止是抵當初非正行斷賣意欲取贖知縣以唐昌風俗多有抵當之事兼此地段嗣祐于寶慶二年以十三千得之不應于紹定止

以七貫折價出賣疑是抵當勒令太應退贖知縣若能酌人情者今太應堅不伏退贖乃有詞于府初亦疑其健訟反覆者詳蓋有說焉官司理斷交易且當以赤契爲主所謂抵當必須明辨其是非嗣立契賣地之後既即離業太應用錢得地之後又即過稅此其爲正行交易較然已越十年一旦以抵當爲詞十餘年已印之赤契乃意其爲抵當此太應之所以不伏也若曰嗣祐買貴賣賤則寶慶至紹定亦既數年安知其直之貴賤不與時而高下乎且在法諸典賣田地滿三年而訴以準折債負並不得受理况正立賣契經隔十餘年而訴抵當者乎富者多

懷貪啻之私。所當誅心。貧者每有屈抑之事。尤當加念。然官司亦惟其理而已。此必羅塢之山。昔荒而今闢。昔童而今茂。嗣祐雅欲後還青氈。然正行立契。既已年深。過稅離業。又已分曉。倘意其為抵當。而拘其取贖之請。將恐執契者。皆不可憑。駕浮詞者。類萌僥倖。鄉井有一等教唆之徒。譁然生事。而官司亦不勝其擾矣。欲帖縣只令何太應照紹定二年買到赤契管業取陳嗣祐知委中遠坐以虛妄之罪。

倚當

葉岩壑

照得葉渭叟身故其家以幹人入狀訟宋天錫李與權脫騙交

易錢所謂脫騙者非果交易也李與權之子李正大狀稱先父元抵當田畝所謂抵當者非正典賣也此邑風俗假借色物以田為贖必立二契一作抵當一作正典時移事久用其一而匿其一遂執典契以認業殊不知抵當與典賣不同豈無文約可據情節可攷邪且李與權于嘉定十一年將田二十三畝典與葉渭叟計價四百五十貫有宋天錫為牙保以契觀之似若正典其無抵當也大凡置產不拘多少決是移業易佃况三十餘畝關涉非輕何不以幹人收起田土却以牙人宋天錫保抱租錢已涉可疑何況宋天錫亦將自己田契一紙相添抵當有葉

清叟親批領云宋天錫與李與權爲保借錢將自契爲當候錢足檢還可見原是抵當分明李與權因入三年租息恐債負日重于嘉定十三年冬還前項借錢又有葉渭叟親批領去宋天錫與李兄送還錢共三百貫足執此爲照書押尤分曉較之原錢今猶有未盡李正大稱續有古畫梨雀圖障一面高大夫山水四大軸唐雀內竹鵲四軸潭帖絳帖各一部準還前項未盡之券雖無葉渭叟批領據葉之幹人供稱係在幹李喜收訖可見還所借錢會分明李與權入還錢會之後經今一十五年已不管業不收租矣抵當之說償還之約委爲可信向使李與權

與葉渭叟尚皆無恙必然了絕無爭河至留爲子孫之莫奈何先後一年而殂兩家主者各皆亡沒葉渭叟之寡妻當事幼孫何知必有主持門戶者徃檢出此契直欲認李正大之業殊不思抵當之產昨已還錢十五年間既無詞訴今方欲管業責租不亦妄乎但有一說原錢計四百五十貫錢會中半李與權雖還二百貫足揆之半錢已爲過數若以餘錢入半會方及三分之一縱一圖畫一法帖可以湊還一欲價賤一欲價貴低昂不等所以李有剩錢之語葉有不直錢之說兩爭終不絕不若以圖畫法帖取還其子李正大仰自辨原會未盡之數還葉渭

叟之家使其借以錢會還以錢會尚何辭乎

爭田業

偽冒交易

韓竹坡

莫君實之子夢回同其所生母周八娘訴論林榕假契盜賣其
悉嘗田追到林榕初執出所賣青梅園契以為證繼而知其田
已轉與趙孟鏗又據孟鏗賚去莫君實賣契及林榕轉賣與孟
鏗契周八娘又執出君實臨死遺囑之文乞與辨驗君實押字
筆跡尋與點對則契上君實押字與遺囑筆跡不同可疑一也
喚到君實母趙氏不持不忍僉契而趙氏富廳亦自能書寫

筆跡亦自不同有可疑二也君實以淳祐十一年死此契以十
年立契立于君實未死之前似若可信而印亦于寶祐元年乃
君實死後之三年也大凡人家交易固有未能授印然契主一
亡便合授印豈有印契于業主已死三年之後此蓋偽立于君
實既死之後以月日參差而母親之僉亦是假偽而為之也况
交易傳承必憑上手與砧基簿今其契乃云所有砧基簿併上
手契係叔晞孔收今只憑赤契文關如將來賣出砧基白契更
不行用此說大為可咲不知上手既為晞孔所收却又憑何人
赤契文關若果有上手赤契則林榕轉賣自當備繳今富廳口

稱爲孟鎮所匿而契上即無蓋載則是富來所謂赤契者妄也
至于割稅一節尤可笑之甚者君實之契則曰從莫通判戶割
入趙知縣戶若其稅林榕已曾收入林司法戶則後來賣與孟
鎮自當從林司戶割出今從莫通判戶割出則是莫通判之田
不曾變賣與林司法戶亦未嘗收莫通判稅色驗之契字紙跡
不同實趙氏不曾會委與無上手又不割稅則是林榕虛立死
入契字盜賣莫通判產稅趙知縣爲富不仁一至于此林榕勘
校一百監錢還趙孟鎮田遂莫夢回管佃追到三契毀抹村案

兄弟爭業

吳恕齋

本縣所斷僉廳所擬一謂潘琮典與潘祖華田產不應其弟潘
樞立契斷賣二謂契後旋添同姓潘祖應墨迹濃淡不同三謂
所添字迹又在稅契朱墨之上其所執賣契委難憑據只合還
潘祖應交錢取贖以此三說折之在祖華所當拱手退聽今縣
斷既不伏而經府府斷又不伏而陳詞反覆罷訟首尾四年何
健訟如此切詳祖華之詞則曰潘琮潘樞乃親兄弟雖是潘琮
出典于兄弟未分之前却是潘樞斷賣于兄弟既分之後蓋此
田係分在潘樞名下所以潘樞自行書契斷賣即非盜賣潘琮
之產且潘樞不特斷賣此一項承分田產而已其賣住房桑地

與祖應亦潘樞親書契字。筆迹皆可比證。至于辨雪墨迹濃淡一節。則又謂墨迹雖不同。而筆迹與祖應今來所執契字實無異。祖華之詞固未可盡信。但祖應初訴祖華不伏退贖山地水田二頃。山地一頃。從之甚輕。水田一頃。爭之甚力。亦有可疑。官司予奪。若不將兩詞究竟到底。則無以絕其誣罔之根。况潘樞既死。其親書賣契在祖華處者。容可以偽爲。其親書賣契在祖應家者。却不可以偽爲。于無可證驗之中。此亦足以證驗之。欲將潘祖華及一宗案卷契。押下縣併索潘祖應原買潘樞住屋桑地赤契。從公比對。如祖華祖應兩家所買潘樞契字筆迹一

同。則此田果潘樞已分之產。果潘樞自賣自書之契。在祖應不當執未分無用之簿。昏賴爲潘樞之物。妄行取贖。若兩家契字筆迹果有不同。則祖華斷買之契。無往非偽。所合毀抹。勒令交錢退贖。如再不伏。解府科斷。小人爲氣所使。惟利是趨。所爭之田。不滿一畝。互爭之訟。不止數年。遂使兄弟之義。大有所傷。而不顧官司更不早與剖決。則闕墻之禍。何時而已。定限十日。結絕申。

出業後買主以價高而反悔

韓似齋

李震卿同母倪氏三月內以八石六斗種田賣盧興嗣斷下價

錢五百五十貫盧興嗣親履畝為之打量情佃客為之魚認先
定租管業而後立契交錢盧興嗣可謂防之周審之熟矣方其
立約之初盧興嗣尚疑李震卿有反悔之意遂令立文字明言
先悔者罰錢一百貫入官則當來興嗣買震卿之田惟恐其不
入手盧興嗣令震卿寫契明言別無卑幼則盧興嗣雖高價與
之交關亦其本情之所願非震卿套合牙人以拐之也已踰五
閱月不為不父尚執白契出官是自違契限自先反悔罪罰詎
可輕責乎今盧興嗣為見論其卑幼之說不可行近方經魚聽
入詞論震卿有弟年未及格據震卿供稱其弟幼年已過房承

叔父位下物業震卿承父分與過房弟初無相關兼盧興嗣經
府初詞並無震卿有弟卑幼之說豈容逐旋枝蔓其詞眩惑官
府盧興嗣明知震卿年已及格而與之交關經百五十餘日復
以年未及格與詞興嗣昨賚白契到官詰問其故據口稱所賣
震卿之田其價稍重必欲監震卿原錢償之揆之人情法意尤
為不順大凡人家貧乏不得已而後出業使盧興嗣反悔于六
十日限之前則李震卿所領交關錢尚無恙也今交關錢已半
載震卿為父營葬支遣一孔未必有存若勒備原錢以償興嗣
則交關條法不立契限也若盧興嗣必欲取錢則震卿須再出

業縱低價而求售于富家巨室知其交關見與嗣訟必未有以錢應副之者反以為重出業者之害欲喚上李震卿同倪氏當官責批還盧興嗣明言仰盧興嗣憑契管業如向後過房弟或有爭執仰震卿別抽已分田照先來交管田段租額往還過房弟不涉盧興嗣之事庶可以釋其疑欲併乞照示盧興嗣日下稅契管業如敢再詞煩紊使府乞先照責罪罰行後依原約庶以為囂訟者之戒

爭田業

李行可執到三契除洪觀生親書一契無可言者後二契皆是

吳膺自書自保自佃又于抱租之批併與抱產必非當時正行交關意者吳膺在日主掌洪氏計借借于李氏者不一此契當亦是抵典之契但契歸于李氏印稅已二十年最後者已十七年吳膺既死李行可遂從其妻索欠交業洪七娘者一旦有不能耳而又有洪宗起者翼之與詞幸其契原不出于父洪觀生之親筆可指以為偽雖出于夫吳膺之筆又幸其已死而莫加之罪遂訴之縣縣不直之又訴于州然官憑文書且涉年久亦只當還李行可管業洪七娘倘以為偽則是為偽者乃其夫也况洪七娘于後一契親曾着押若欲誣以為旋被脫押則又有

其表兄許念一供證分明洪觀生無子其家一付之女與婿無緣吳膺與李行可交關洪七娘有不預知者前後詞語反覆便自可見然則其夫存則相與為偽以取人之錢其夫亡則自發其偽以取人之業妾一婦人何乃變詐若此洪宗起與觀生戶下未問有無干涉據其執到洪誠三契于宗起無相關于李氏見爭田段四至又不相合及其執到洪觀生發付之文顯然出于宗起供狀之筆乃于別紙移取觀生一押字粘補欺罔是其為奸之意甚深。而為欺之術甚淺。使其不懲。後不止與李行可訟而已也。自合送獄根勘本情重寘一十罰始從輕將洪宗起洪

七娘各勘杖六十以懲其奸李行可照契管業發付偽約毀抹附案餘人放

爭田業

蒙備坐倉庫行下孫問爭田之說委某究實既親詣地頭供責并參考兩家干照公據等照得問立輔之曾祖名紹娶阿張為妻紹存日生二女名四二娘四四娘遺腹生一男名繼祖是時阿張奉姑阿葉命納胡詰為接脚夫撫養孤幼不四年胡詰又死胡詰生二女名胡四十娘五十娘亦早死。後問四二娘紹蔡倫為贅問四四娘招曹叔訓為贅皆阿葉命也繼祖長成娶

阿曹生一男弟九十名璿尚幼而繼祖又死阿張撫養璿復如初淳熙年間有族姪閻丘錡訴蔡佾阿張犯義事籍記家業未幾阿張復陳于官稱自夫喪後主掌家計鞠養兒女實為夫家增置田產并為男繼祖進納告身今子歿孫在祖母合與不合與孫同居及子孫卑幼祖父母父母在合與不合拘籍官司以其歸閻丘家有年而不離宗遂給閻丘物業付阿張阿曹掌管以此觀之阿張于閻丘有再世保抱之功且考之百年公據亦未見遺腹子非阿張生者又未嘗見閻丘錡有訴孫大椿之文今閻丘輔之詆毀曾祖母之惡既斥不能守志又謂遺子非其

所出且駕閻丘錡淳熙間所訴蔡佾之事于孫大椿彼之說為此說蓋謂後夫不當用前夫物業殊不知彼之所說乃遠年無憑之空言也。孫紹祖所執乃數十年可考之契據且以閻丘璿所賣之田言之。據孫紹祖賣到慶元元年赤契閻丘璿親書出賣石家渡等處水田五十畝及桑園陸地常平等田實有縣印監官印及招稅憑由并朱鈔可考。輔之則曰非乃祖親書且出廢契以此筆跡據孫紹祖稱曾于加定年間將上件契內割出石家山田賣與李文通係是閻丘璿保契又割大灣田仍賣與閻丘璿為業已行推稅豈有閻丘璿既賣復買且為保契乃非

其親書輔之則稱大灣之田因族錡再訴于官孫紹祖歸其侵
疆之半和勸者只令作賣契書寫乃索李文通契果有閻丘璿
保契書押輔之賚出赤契亦果孫紹祖端行出賣又已召回八
畝稅色訖及詢問其所謂和勸人則曰已爲鬼籍無從追問夫
如是則官司只當以契據爲證且閻丘璿主契之時年二十有
三又三十二年而後死中間或保着或自賣未聞有非親書之
說璿死又二十四年若子若孫乃以爲非可乎方且出真偽莫
辨之私約以爲證然嘉熙閻丘錡所訴之狀特一白緋耳此外
別無行移孫大椿任狀貼說之約并李大亨退田等約並皆片

紙何所考信且據佃戶等人供皆稱佃孫氏之田納孫氏之課
又以清射田地言之將孫紹祖家淳熙十二年公據所具四至
參之輔之家淳熙八年官司給還物業地名公據無一在者輔
之雖稱則有公文在曹至大家然又累索不到不過展轉且自
淳熙十二年至今已經七十年並皆孫大椿管業閻丘璿自十
八歲曉事至死之日凡三十七年其時何不取索必待璿死又
二十四年輔之父子方欲爭奪不可也雖山間有一改葬廢
穴輔之指爲其曾祖紹不用之墳然今已百年無證可考惟孫
大椿清射據內有閻丘家墳禁五字然凡閻丘姓者皆是未嘗

專指為閭紹之廢穴亦詎容執此遂以為自己之地乎大凡田
婚之訟惟以干照為主。孫大椿請射買契轉之為倚恃淳熙八
年計。如縣公據一宗為張本然參之胡氏請射之據並無地名
可考。至于其他片文隻字又皆真偽莫辨也。其可哉。吁。忘祖母
再世保抱之恩而詆其惡諱其父親書契約以昧其真是自訴
其父祖可謂于所尊者薄矣。論理婚田自有年限。金科玉條。寧
不可越。今其事幾百年。又皆陳迹。亦且奪于非所論訴之時。是
無國法矣。然事之曲直彰彰若此。而前所究實例皆含糊蓋畏
其囂訟惡其執持。先為全身之計。故有不敢愚謂天下未有盡

職而獲讀者。以是敢極言之。上之人亦豈不能以燭其奸耶。若
夫斫木件數估計價直。已有羅主簿究實公案在。更不再恕。
爭業以姦事蓋其妻。

近準憲臺送下孫岑狀論孫達善孫斗南等爭園地使府帖押
下孫斗南王氏論孫達善奸亂及朱氏理孫斗南重疊交易園
事照得爭業當論契照先後爭奸當論蹤跡虛實孫斗南與孫
蛻孫岑親叔父也與孫蘭孫元善孫達善親堂兄弟也與孫彥
烈遠族人也爭業既非况詎以亂倫乎何族義之薄如此孫斗
南初以園地一畝三十步賣與叔孫蛻乃紹定四年契書公曉

孫斗南妻以吐退為辭于紹定六年重賣與叔孫岑男孫蘭可
平孫斗南再以園地二角草屋三間典與叔孫岑男孫蘭乃紹
定五年作林知府名交易隨即改正印契自合典至賣就孫蘭
併根為正孫斗南輒于紹定六年併根與叔孫可乎此歲月
先後重疊是非不辨而明矣孫蛻身故其業乃男孫元善得之
遂與孫蘭爭訟到官孫元善之母朱氏又訟孫斗南交爭無禮
孫斗南無以蓋壓其罪而妄訟與焉徑經郡訟孫元善之弟堯
善與妻王氏有姦姦從夫捕當究其實可也今孫斗南非得之
親見止憑信族兄孫彥烈之說。孰以為是。及孫彥烈供證略不

知姦通之跡。王氏供對以絕無姦濫之情。事涉曖昧。蹤跡不實。
輒以姦誣人可乎。蓋孫斗南愚蠢之甚。如一木偶人。動為族人
所役。命之重疊交易。則書契重疊。雖親族失業。殊不之恤。使之
誣告姦濫。則入狀誣告。雖妻室受辱。亦不為恥。遂致一家兄弟。
皆陷為不義不法之舉。其罪殆不容恕。今仰孫元善管佃園地
一角三十步。孫蘭管佃園地一角草屋三間。孫達善王氏並無
姦狀。併孫彥烈放孫斗南從輕勘杖八十。監重疊交易錢三十
四貫。還孫蘭一十貫。還孫元善克得允當。仍備申使府及憲臺
照應。

偽批誣賴

葉岩峰

吳五三即吳富也。其父吳亞休以田五畝三角一十步典與陳稅院之父。涉歲深遠。吳五三同兄弟就佃。逾年還租無欠。近三四年間。兄弟皆喪。吳五三獨存。遂萌意占種。不償租課。却稱故父已贖回。訖有批約可證。陳稅院屢狀陳訴。吳五三詞屈理短。憑鮑十九等求和自認。批約假偽。其後改佃。有狀入案。即移與繆百六種秋事告成。吳五三復強割水稻。反論陳稅院不合。就南山律院勒後和退佃。又不合。經尉司論訴。強割逼人搔擾。欲以此為陳稅院強占田之罪。殊不知既有交爭。何害和對。既相

詞訟寧免。追呼此皆枝蔓之辭。若夫產業之是非。初不在是有詳案牘。見得吳五三捨理而靠勢。陳稅院恃理而憚勢。當職詎肯屈理以徇勢。必惟其是而已。今以吳五二之砧基批約。與陳稅院之契書租劄。參攷其故。真偽易見。曲直顯然。大抵砧基當首尾全備。批約當筆跡明白。歷年雖久。紙與墨常同一色。苟有毫髮點欺偽之狀。曉然暴露。今吳五三賣出砧基。止一幅。無頭無尾。不知為何人之物。泛然批割。果何憑信乎。吳五三所執批約二紙。煙塵薰染。紙色如舊。字跡如新。公然欺罔。果可引乎。此吳五三虛妄一也。陳稅院執出吳亞休契。併繳上手赤契。出

賣乃嘉泰二年八月于當年投印管業割稅入力三十餘年矣
吳五三輒稱其父亞休已于嘉泰元年贖回所執陳稅院父陳
解元退贖兩批皆是嘉泰元年八月十二日內書坤陳解元身
故多年筆跡是否固不可辨但以批約驗之契書豈有二年方
交易元年預先退贖其將誰欺容心作偽殊不計歲月之訛舛
此吳五三虛妄一也且朝興吳都正吳富吳歸即是親兄弟吳
富即是吳五三復同共立契將上項田根于嘉定八年併賣與
陳稅院之父印契分明吳朝興等復立租劄佃種亦三十餘年
矣契內之兄弟商議書故父亞休所典之田領錢尤分曉父典

于其先子賣于其後尚復何辭今吳五三輒稱父已贖回非詐
賴而何此吳五三虛妄三也吳五三自知典賣田根已久假撰
批約有罪不免強詞以誑人始知其田典與曹寺丞宅及陳稅
院執出曹宅回簡云不曾預此田其計已窮遂憑曹八主簿
一紙榜文白占田畝但知借勢以為援不知背理而難行豈有
正當之契書及不若假偽之文約稍有識者悉知其非不然則
闔邑之產業皆可強奪盡相牽而為偽矣此等惡徒不可不正
其罪吳五三勘杖八十毀抹偽批及原用砧基附案仍監還田
租仰陳稅院照契管業從便易佃餘人並放

許姪盜賣田

吳恕齋

華綱華緯及其子惟德惟忠紹定二年至嘉熙三年前後十與將田六畝有奇正典斷賣與陳舜臣爲業並已經官投印華綱華緯死陳舜臣亦死而華大成者乃以爲故祖華詠遺下未分之田訴其姪惟忠惟德瞞昧盜賣與陳舜臣之子可父縣道各人供對大成則曰此係故祖華詠遺下未分之田惟德惟忠則曰此係故父華綱華緯自己分受之田官司于此且合追索兩家干照究證是與不是未分之田則曲直予奪瞭然矣夫何會糊于已分未分之間依阿乎有分無分之說但令華大成備二

畝價錢于可父家撥贖二畝惟其是非未明此大成望屬之心獨不止于得二畝可父全壁之意又未忍于割二畝其訟所以不已也。要之撥二畝之說未爲至當而已分未分之爭合與究竟使其果是未分之田則華詠生四子祖業作四分此田合四分分贖豈止大成一分可贖二畝而已。照得華詠四子先分析于開禧二年華綱華大成兄弟又分析于嘉定年間何爲已分析三十年而尚有未分之田邪。又何爲不爭訴于三十年前華綱未死之日邪。又何爲諸分不爭而一分獨爭邪。此田謂之未分官司何所憑據。若曰故祖遺下未分之田則必有衆存文約。

又必有各分分書互載可照。所合索上究證。則無者不得盡其辭矣。但兩爭干涉人衆。若一一追到府。恐成煩擾。欲送富陽縣詳所擬。追索干照。從公結絕。限五日申。

許奩曰

巴陵趙宰

石君易念其姪女失怙且貧無奩具批付孟城田地令姪石輝求售為管辦之資為石輝者自當遵乃叔之命憐文弟之孤極力維持之可也。今不遑暇恤乃以上件田產賣與劉七得錢四百餘貫多以還在前日妄為之債負廖萬英其妹婿也來索房奩且無所得今石輝以為得劉七買田之錢被其結託曹旺等

人脅取之殊不思節次支撥批貼皆石輝親書欠債還錢理勢然也奚可認其罪于劉七邪以士自稱乃變詐反覆做盜賊小人之所為尚可以士名哉女弟昏嫁托孤寄命非石輝之責誰之責我既無毫髮之助反以乃叔助嫁之田賣田歸己是誠何心哉今無以塞萬英之請祇持劉七欺騙之說以自解以事理觀之劉七欺騙未之見也石輝之昏賴則彰彰矣本自正當石君易得錢而募還債不可以準折償負者並論也但元來批貼該載畢竟稱辦石氏嫁資即廖萬英枕上肉劉七所欠者審思耳生此厲借石輝之罪不可勝誅決竹箠二十引監日呈納上

項價錢交付劉七贖回田產付廖萬英契仍寄庫雖石墾固失矣而廖萬英亦未為得也娶妻論財夷虜之道大丈夫焉磊落落肯視妻孥為奩中物為欣戚也今刻舟尋劍何不廣耶縱使得膏腴沃壤以自豐盡失親戚輯睦之義所得不償所喪矣更請思之

王直之朱氏爭地

吳恕齋

交爭田地官憑契書徐監獄媳婦朱氏執出紹熙慶元間典買施文霸桑地七契計一畝一角十九步該載畝步四至坦然明白末後兩契且聲說除博住基及屋基滴水為界典賣與施王

德外餘並係賣與徐宅之數此朱氏執契書也王直之執出嘉熙三年四年典賣施王德屋地四契且載到施王德元置施文霸屋地未印老契該載屋宇間架及隨口屋地基明即不曾聲說有屋外桑地畝角此王直之契書也以兩家契書考之朱氏當盡有桑地直之僅買得屋基彼此干照極是分曉今直之施王德死後乃欲于屋基外冒占朱氏桑地一角不知何所憑據若曰繳到施王德原置文霸老契可照四十餘年一幅竹紙竟不投稅已是難憑今縱以為可憑則契內只言住房基即無桑地兩字一角但是施王德初典契內于白撰出桑地二字又無畝角

四至續于嘉熙四年閏月施百二娘斷賣于施王德既死之後
又旋添一角之語不知施王德施百二娘何所據而賣桑地一
角王直之又何所據而買桑地一角乎蓋朱氏桑地元係施王
德承租及據施百二娘供證當來止是出賣住屋基地即不曾
滾同桑地賣與直之此非王直之有意貪圖則是施王德盜賣
主產無可言者今直之不自及其契書之不正乃推求朱氏契
書謂其不合投稅于嘉熙年間必是假偽照得朱氏七契一契
印于紹定三年六契印于嘉熙四年其印于嘉熙四年者固若
可疑但所置施文霸桑地其一畝已于紹熙四年經官批上砧

基簿其二畝一角十九步又于慶元五年經官批上砧基簿又
該載嘉定六年分書並有官印官押分明直之尚欲將慶元元
年至今未印之片紙為可據而朱氏紹熙慶元嘉定已印之砧
基分書乃不可憑乎無緣朱氏預於紹熙嘉定年間偽造砧基
分書以為昏賴嘉熙四年產業之理切詳兩人之詞僅爭一角
之地展轉逾年道路經營之費不知其直幾角矣昧于遜畔至
于此極深可念也今將兩家契書反覆究問期于息爭朱氏當
全有桑地王直之只合得屋基彼此不容昏賴本縣雖曾委三
簿標遷以桑地還朱氏以屋基還王直之但剖析兩家情偽全

不分明故直之尚欲徵覲于萬一欲當廳責狀將各人于照逐
一給還庶可絕詞

陸地歸之官以息爭競

吳恕齋

張清死無子有馘塘陸地二畝朱安禮張七四互爭自縣三府
展轉二年朱安禮陳詞不已張七四自刑至再安禮之說曰嘉
熙四年二月內用會八十貫典到上件陸地當年十一月投稅
訖張七四之說曰張清過考為其子張清死于嘉熙四年十月
安禮印契于嘉熙四年十一月張清當年三月內安將上件地
抵當在安禮處續于五月內已算還本利但未取得契書所有

典契係安禮逼其已死男張百三偽書今將縣府案卷反覆看
詳照得張清陸地張七四朱安禮皆不當得之只合作絕戶產
歸官何以言之張清將地抵當所在鄉例有之只緣本利雖已
還足契簿未曾取回安禮因張清身死遂啓吞謀之心乃作正
行典契投印殊不知作偽心勞如見肺肝今詳二契皆是旋填
年月又非出于一手其為偽一也既是二月立契乃越十月投
印于張清死後其為偽二也安禮交易不明雖得此地固無此
說張七四乃欲垂涎亦為不可蓋張七四乃張六一嫡子張清
乃其叔也張清未死張七四自異居而各都張清死張七四始

竄身而入室此其非張清之子一也若曰過房何為尊長鄰里不敢指證經官除附並無明文而安禮執出本縣嘉熙二年別事斷由明指張清為張七四之叔此其非張清之子二也縱曰果曾過房在法為人後者不以嫡張七四畫列宗派圖其本生父只生七四一人實為嫡子為人嫡子乃自絕其本生父母之嗣而過房于其叔于理可乎此是張七四因張清死而無子又知安禮交易不明亦起吞併之心故創過房之說以為占據產業之計明矣利之所在雖微必爭遂使安禮偽為契書而不顧張七四昌為人子而不恤倘非蓋伐其姦何以轉移薄俗欲將

朱安禮繳到偽契毀抹行下本縣併契勘張清但于物業盡照絕戶條法拘籍入官或為縣學養士之助仍將張七四押歸本生父張六一家承續香火其所爭陸地至微官司非有所利也但欲使嗜利小人稍知忌憚不至冒法而悖理耳

爭產業

叔姪爭

吳恕齋

盛榮與盛友能為後叔姪貧富蓋有不同。釁隙已非一日。友能必饒于財。素無周給之恩。盛榮乃饒于古。遂與連年之訟。觀盛榮方訴其姪包占古路而友能復發其叔私販糯米其情大畧

可見盛榮所訴未必盡實但察推謂予奪田地之訟所據在契照所供在衆證此說極是盛榮所以未其屈服者正以官司未索兩家之契照參合衆人之公論耳今切見盛榮所訴四事其虛妄無可疑者二謂友能包占古路侵占祖墓是也其虛妄而尚有可疑者二謂友能占竹地及桑地是也何以言之所爭古路本非盛榮自己地段乃衆人所由之徑也所爭右墓本非盛榮的親祖宗乃同姓盛卸三之祖墓也若曰友能跨路造門則鄰保供證謂初不礙衆人往來若曰盛榮別有祖墓則鄰保供證謂即無其他墳塚衆人之路衆人不以為不便而盛榮獨以

為言盛卸三之祖墓盛卸三不以為侵占而盛榮乃敢妄指此其為虛妄較然矣獨所訴友能強占竹地桑地此則官司有當考究者其所訴竹地一段係盛文旺文貴中分之產文旺即盛榮之父文貴即友能之祖乃全有之此盛榮所以有詞不知友能全有此地何所憑據若其父祖已曾買到文旺所分一半官司今與索契參照則盛榮自無詞矣自縣而府即不曾究問友能所以全有此地之由此盛榮所以囂訟不已其所訴桑地一段謂其父買到盛文智之產見其碇基上手契初不知其姪友聞盜賣與友能此盛榮所以有詞以姪而盜賣衆分之產世亦

有之本縣合喚友能根問憑何干照與友聞交易及當時曾不問盛榮仍合喚友聞與盛榮面對是與不是盜賣則盛榮自無詞矣自縣而府即不曾追友聞對所以出賣之因此盛榮所以罷訟不已小人陳詞徃徃借實翼虛張大其事以動官司之聽。殊不知虛妄之迹最難指掩虛者一露手足而實者亦若不實矣。若就府一一追究恐阻。葛掩延欲將盛榮連案押下縣佐廳。追人索契從公指定限三日申如此兩事更屬虛妄顯見頑猾擾害宗族紊煩官府即今申解依條施行。

再判

吳恕齋

盛榮許友能強占竹地桑地二段事今追到友聞友能供對照得桑地一段委係盛榮父文旺先買得文智之產紹定年間其姪友聞盜賣與友能為業友能不問來歷不收上手契照鹵莽交易宜有今日之訟但縣判謂盛榮與友能為族叔姪居止相近安有紹定二年賣過此產而不知之理况友能自得此地築屋其上種竹成林已十四五年而盛榮始有詞訴何邪在法諸同居卑幼私輒典賣田地。在五年內者聽尊長理訴。又諸祖父母父母已亡而典賣衆分田地。私輒費用者準分法追還。令原典賣人還價。即滿十年者免追。止償其價。揆之條法酌之人情。

歷年既深。在盛榮只合得價。不應得產。欲帖縣監友聞先賣契字。仍給還友能管業外所爭竹地一段。據盛榮執出分書委係文旺文貴各得其半。盛榮即文旺之子友能即文貴之孫。今友能乃全有之。別無片紙干照。必是影帶包占。此盛榮所以反覆囂訟不已也。欲併帖委官照分書將上件竹地標釘界至作兩分管業。幾予奪各得其當。如盛榮再敢健訟。照已判斷治施行。

舅甥爭

葉岩峯

張誠道舅也。鍾承信萬鈞甥也。舅甥爭屋。非義也。鍾承信供稱

母親置到楊家巷屋七間兩厦。租賃與外人。張誠道供稱于內買得前二間。及一小間。遂致互爭。為已物。大抵交易當論契書。亦當論管業。張誠道不曾管業一日。却有張洵正賣契一紙。遂謂有契。豈不勝無契。鍾承信止有張模等上手契三紙。更無正典賣契。却管業二十八年。遂謂管業。豈可使失業。二說相持。莫衷是非。張誠道欲破管業之說。則曰鍾甥久出不歸。親祖貧無以養。權借此屋收賃。以助買油菜。此論未通。近世澆薄。兄弟姊妹相視如路人。若能損已業以贍同胞。我未之信也。鍾承信欲破無契之說。則曰母置此屋。恐以孤孀見欺于人。遂托舅之名。

以立契。竟執留而不還。此恐有之。安固習俗。嘗假姓以置產。凡訟牘間。蓋尋覓之矣。何況鍾承信之母。管業多載。身故已二年。至今鍾氏。每日點印債錢。有簿曆可照。前後債屋者。如張溢老。徐十三等。莫不曰。債鍾之屋。有租剝及供責。可憑此管業。分明。豈不過于有契乎。兩詞曲直于此。可占矣。雖然。舅甥義重。忍傷和氣。今不必論契書之有無。亦不必論管業之久遠。當照張誠道所供。及其初意可也。姑焉。既能舉此屋以奉乃姐。終焉豈不能。遂此屋以歸乃甥。乃得于楚人。還于王氏。理所當然。在渭陽。何辭焉。今仰鍾承信萬鈞。仍舊管佃此屋。迺所以全張誠道。

始終之義。案給契付鍾。不信。庶得允當。

謀詐屋業

葉岩峯

嘗讀杜甫詩曰。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又曰。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使汝適道。觀此詩。將媿死無地矣。汝適道庸妄人也。固不責其庇寒士。不奪其師所居之屋足矣。固不望其處破廬。不道其師于受凍之地足矣。且學論陳國瑞。陳國瑞詩父子也。汝適道俱徒之為師。自小至長。非特樞衣函丈。又且下鄰仁里。豈不知陳國瑞以假館養貧。初無室廬。可以聚居。托處。遂于嘉定十三年。租賃沈宗魯。

沈密書院屋宇三間而居。越六七載之後。沈宗魯于寶慶二年春。將上件屋一間半。就典與陳國瑞。契云所典屋與基地係陳學諭在內。居住。續沈密于寶慶三年冬。復將一間半。併典與陳國瑞。契亦云其屋原係陳學諭居住。所有房門板障。乃陳學諭自己之物。以兩契觀之。可曰。陳國瑞賃居多年。今後賃至典。正合條法。寒士費幾經營。僅得此。豈謂茶適道。因典到沈權等。屋便有覬覦之望。畧不存師友之分。百端吞并。擬成片段。沈宗魯因訟死矣。不可計。醉遂以訖。論沈密重疊父易。有沈密供招可。故重典亦是寶慶三年併。根乃是紹定二年。又欲勢凌壓之。

復于紹定二年。假作辛大監立契。殊不知此三數契。皆在陳國瑞寶慶二年交易之後。輕經使府上司十年論訴。必欲強贖。陳國瑞年將八十。父子疲于應酬。妨廢館地。因頓訟庭。師道安在哉。得非盡羿之道。以殺羿乎。風俗之薄如此。茶適道萌意貪圖。不奪不厭。非特欲贖沈密所重典者。至于沈宗魯所獨典與陳國瑞者。亦欲一併恡贖。鄉曲親戚。略無公論。楚汝賢等。皆茶之黨。陽與和對。陰行傾陷。誘陳國瑞賣出沈密契書。經行堯執。却逼令交領錢會。勒立批約。云領茶適道恡贖沈宗魯屋錢令訖。又云二契錢會並領足。其欺騙蹤跡。敗露于此。何以言之。陳國瑞

賃屋在先。事事正當。若以鄰論。陳國瑞既先賃先典。徐適道悉在其後。合是先得業者為主。陳可以贖陳之鄰。至徐不應贖陳之業。若以親論。徐適道與沈宗魯。沈宗魯迺是異姓。沈既徐之親戚。徐安可恡沈之典屋。今書之批領。輒曰徐代沈恡贖。有此理否。顯見違法背義之甚。豈非攘奪其師所居之屋乎。陳國瑞父子柔懦。似不能言者。一時為徐之親戚所迫。竟俛首從和。退而思之。交易此屋。色色在先。若一旦平白贖去。則無所棲止。更復依傍誰家門戶乎。遂不肯退贖離業。徐適道逐客之念甚急。又慮其無以為徙。居累糧之計。偵官券十貫。以助搬挈。未幾經縣

校詞。便指此會為陳國瑞妄索陪貼低價行用。有反約束其意。以陳國瑞貧儒。豈足以當有司之追觸違禁之罪。必至破蕩。生之資而後已。此屋將不待攻而自還。殊不念既奪其業。失蔽風寒之所。又誣以罪。鞋墮陷窞之中。寧不狼狽于鄉里。流離于道路。何忍使一老先生受困至此。豈非欲置其師于凍餒之地乎。徐適道操心不仁。見利忘義。莫甚于此。亦鄉論所切齒也。天道好還。人慾難勝。幸而陳國瑞有沈宗魯典契一紙。尚留州案。免為徐適道所攘。今方檢尋取來。遂證得交易歲月在先。又幸而陳國瑞即經丞廳入詞悔還。恡贖錢會。就徐士顯家付還。搬

摯官會。並未曾接受在已。今仰索上件錢會。勒徐適道交領。仍將徐適道重疊弊契。及批領毀抹附案。併監沈密重典賣錢還徐適道。仰陳國瑞照二契管業居住。庶幾從此風雨不動。安然如山矣。但沈密不合。故違條法。重併交易。徐適道不合。悖慢師道。妄悞產業。並合勘杖八十。照疏決免斷。仍申使府照應。

賃屋

不肯還賃退屋

葉岩峯

天下有不平之事如此。黃清道頑民中之至頑者。十王之號。信不虛得。陳成之貧儒士人。豈足以敵十王之勢力。奈何有祖屋

八九間為黃清道強賃。既不還賃錢。又打傷童僕。無以掩蓋其罪。遂妄托楊氏之名。欲以親鄰恠贖。殊不知乾道八十餘年之業。且經風潮漂蕩之後。契頭各皆亡沒。安有恠贖之理。本縣昨已將黃清道斷遣勒還賃錢。不伏監出屋。竟不遵從。兩蒙使府從縣所判。迭權縣丞監還。又送縣尉追斷。皆無如之何。大凡為政。以按大本。雍為鑒。况黃清道只市井一頑徒。何為皆畏縮而不敢施行。茲又準使府狀。縣追上監出屋。限十日本縣。非不嚴行追監。今已一月餘。日本案不敢拘催。承差人甘心受杖。畏黃清道頑惡如畏虎狼。其間刻木輩。憚之多與之為地。小人難治。

如此何況陳成之屋白被鎖閉白折賃錢何以充養貧之資黃
清道一向逃避不得已方令家屬來投詞妄稱已經使府論理
及欲監折陳成之屋可謂倒置之甚度其意只在計會追擾使
貧士人數間屋掃地而盡以快其意而後已有此世界否若更
拖延必中其計且照妻屬楊氏楊遜狀責限來日出屋一窻一
戶不得移動並要齊全取領足狀申如不伏押楊氏楊遜來枷
錮具解使府施行

占賃房花判

葉岩峯

陳成之有八九間祖屋黃清道已一十年僦居既托風雨之憐

幪合分主賓之等級奈頑夫負義不償點印之資及小僕索逋
竟被歐傷之辱既弗知投鼠之忌憚輒敢恃放鴟而詐欺肆逞
枝辭殊無根據不念身為屋客有租賃之親書及稱業屬妻象
欲贖回于典物方且執別產以影射鄰界甚至訟主人而侵占
地基可謂勢若倒行不思業已經久蓋楊氏更歷三四世難索
亡沒之契頭如乾道交易八十年初無受理之條法顯見被論
之後妄為抵拒之詞君子固難勝小人容僧反欲為寺主倘使
市井之輩盡相倣陸梁凡有房廊之家無不遭攘奪此何風俗
盍正罪名既經減降之霑恩姑與後寬而免斷仰陳成之主持

積代祖業監黃清道墳還累月賃錢如致再詞定逐出屋

賃者析屋花判

葉岩峯

李廣縣吏貼有何能為鮑煥之屋主入及遭凌侮幾載托併懞
之庇一朝逞除并之私甲家私過乙家固當搬去自物東壁打
至西壁不應毀作破廬遂致四達以無旁豈知一日而必算有
心害物夫何晝茹樹而行定罪原情豈可後蒲鞭之恕李廣勘
杖一百監修

爭山

爭山

吳恕齋

牛大同乃錢居茂之婿錢孝良乃錢居洪之子居茂居洪嘉定
六年置立分書異居析產已三十年淳祐二年大同葬其母于
居茂祥禽鄉之山孝良乃稱大同偽作居茂遺囑強占山地有
詞于縣縣不直之再詞于府今官合先論其事理之是非次考
其遺囑之真偽照得大同所葬之山居茂之山也居茂雖死其
妻汪氏其子孝忠見存大同若果是偽詐遺囑強占山地汪氏
孝忠訴之可也今汪氏孝忠俱無詞而孝良有何干涉乃指為
偽而訴之此無他小人無知因其造墳疑可為風水始欲含糊
沮撓繼下狀詞栽埋親隣取贖之說惟欲覬覦而攘之殊不知

同分之產。若賣與外人。則親鄰可以恡贖。今大同為居茂之婿。居茂既以遺囑與之。而汪氏孝忠。俱不以為非。孝良其何詞乎。况將遺囑辨驗。委是居茂生前標撥與女捨娘充嫁資。其辭鄙俚懇切。雖未為當理。即是居茂親筆書押。與嘉定年間分書。比對出于手。真正自無可疑。又况居茂居洪。今同分書內該載。極是分曉。居茂得山而不得田。居洪得田而不得山。孝良雖欲覬覦無一而可欲。連契案帖。縣令牛大同憑遺囑管業。幾是非別白。予奪分明。鄉村小人各安其分。不致累訟重傷親誼。

爭界至

爭地界

傅良紹鮑家產業沈百二承賃喬宅屋宇交爭地界互訴委官審究。今詳主簿所申。則沈百二之無道理者三。以干照考之。盧求執出喬宅契書。該載四至。其一至止鮑家行路。既曰至路。則非至鮑家明矣。今沈百二旋夾新籬。乃欲曲轉釘于鮑家柱上。一也。以地勢參之。非但高低不同。鮑家屋側古有水溝。直透官街。則一溝直出。皆是鮑家基地。明矣。今沈百二轉曲新籬。乃欲夾截外溝。一半入籬內。二也。以鄰里證之。沈九二等供。當來籬道。係夾截于沈百二屋柱上。渠口在沈百二籬外。則溝屬鮑家。

籬附沈屋衆所共知信非一日今一旦改籬跨溝曲拆包占縱
傳良可誣而鄰里不可誣三也考之于昭參之地勢證之鄰里
其無道理如此何為尚欲占據原其所以傳良父在日嘗以此
地借與沈百二其時兩家情分綢繆彼疆此界初不計較又假
不歸認為己物且欲築室其上傳良乃以好意欲歸侵疆而沈
百二反以穢語肆行抗對是以力爭事既到官惟以道理處斷
引監沈百二除拆新籬六依于照界至歸還地段庶可息爭然
所爭之地不過數尺鄰里之間貴乎和睦若沈百二仍欲借賃
在傳良亦當以睦鄰為念却仰明立文約小心情告取無詞狀

申再不循理照條施行

爭界至取無詞狀以全比鄰之好

吳恕齋

廂官究實其曲已全在劉正甫兩家共一藩籬正甫如欲撤而
新之先當以禮告于周掌膳可也今不告撤籬直入其圃周烏
得而不怨正甫此時尚能早辭遜謝則可以全鄉曲之義矣復
行抗罵周又烏得而無詞况周為士人劉為牙吏亦當自識高
下豈應無禮如此但周之所以召侮者豈非以其地相連接而
怨劉之取贖乎天地之間物各有主却正不必為此懷憾未欲
遽有施行以虧比鄰之好再帖廂官監劉正甫以禮遜謝夾截

界至取無詞狀申。如再恃強定行斷科。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六終

